

唐
小说

深宫两相忘

最远的距离，不是相爱不相知，
而是相知要相忘。

情枫颜◎著

朝 权 媛



珠海出版社

情枫颜◎著

朝 权 媛

后宫水深，
非善泳者莫入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权误/情枫颜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 8
(宫小说系列·第3辑)

ISBN 978-7-5453-0391-9

I. 朝… II. 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3971号

朝权误

情枫颜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0.25 字数: 870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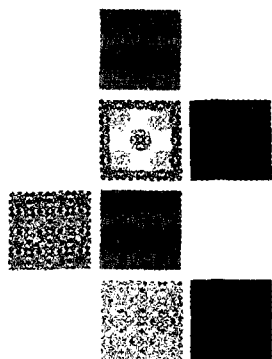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391-9

定 价: 72.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001/	第一章	新皇选后风波起
010/	第二章	风起云涌深宫事
017/	第三章	梅影软玉惹是非
026/	第四章	荆棘未明千层浪
034/	第五章	沧海万里疑断魂
046/	第六章	朝权相争女儿心
051/	第七章	罗带未成妾泪盈
062/	第八章	朝权缥缈几度休
070/	第九章	同仇敌忾泯恩仇
080/	第十章	尘埃落定彼岸花
094/	第十一章	君恩繁华泪烛尽
108/	第十二章	阴阳相隔繁华梦
117/	第十三章	咽泪装欢花易落
132/	第十四章	相见悲兮离人泪
150/	第十五章	从此路人空留恨
159/	第十六章	深宫浮华转承恩
170/	第十七章	执手相看波澜起
183/	第十八章	月华凝洁泪装欢
201/	第十九章	柳暗花明层层浪
218/	第二十章	梅折花落此追忆
230/	第二十一章	碧海青天结珠胎
249/	第二十二章	深宫相忘天涯路

第一章 新皇选后风波起

沁雪阁内，琉璃瓦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廊下薄薄的茜纱窗前，瑾颜左右双手执笔在案上写着什么，贴身使女知意则在一旁帮着研墨。写意突然从外面跑进来：“郡主，太后传了咱们王爷一起在侧殿商谈大事啊，好像是跟郡主进宫的事有关。”说着她又皱起眉嘟囔道，“真搞不懂，太后问郡主到底中意哪家公子，郡主死都不肯说。现在可好，闹这么大动静，还不知情况怎么样。”

她一脸不解地使劲眨着眼，脸隔着桌子凑过来，望着她的主子。

瑾颜双手回力收完最后一笔，提笔反转末端，用左手的笔头轻点着写意的额头：“你以为我提了，太后就会恩准吗？不会，太后会怪罪我们私订终身，行为不检。到时间，我依旧会被太后召进皇宫，他会被强行赐婚，那时事情将再也无法改变。”

知意听了她的话，顿时直了眼。

瑾颜紧紧咬着下唇，暗思，看来太后将我扣在宫中，就是叫人传父王进宫商议此事的。

还是按计划行事吧！试一下起码有机会，不试就只能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只要能跟奕宸哥哥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想到阮奕宸，宁瑾颜的嘴角露出一抹笑意，然而她并不知道，此时宿月宫里的琳若公主也正为阮奕宸暗自烦恼。

芳心暗许君无意，琳若公主取来一支玉箫，看了许久轻叹，箫吹得再好有什么用，阮奕宸终究不会看她一眼。慢慢将玉箫放入嘴角，箫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如同宕开一幅雪境画卷，苍茫大地，万木凋零，唯有寒梅傲绽雪中，正是《梅花三弄》。琴音低缓，如有无尽感叹，而箫在末尾处奏出的余音，又轻盈舒缓。

琳若收起玉箫，抬头映入眼帘的是淡紫色的云幔，轻轻地在风中摇曳，多希望自己就像宿月宫的梅花那样可以迎风傲立到最后。

阮奕宸，你的妻子只能是本宫！

宁瑾颜，不是退掉龙凤玉佩就可如愿。

九曲长廊尽头就是沁雪阁，正殿后面有一个小花园，南边是绿影轩，以花梨木雕万福万寿边框镶大琉璃隔断，挂上蒂莲花样碧纱帘子，布置得十分雅致。

皇上遥望着沁雪阁宫门外重叠如山峦的殿宇飞檐，心事重重。安皇叔一直想将自己除去取而代之，更是一心想拉拢宁王成为他的羽翼，以便扩充实力。宁王一族是开朝以来最得力的战场功臣。右相是太后的娘家，虽然自幼由太后抚养长大，可是终究不是至亲。左相虽是母妃的哥哥，可是自幼跟他们没有任何亲近可言，也是靠不住的。

娶涵若为后，将会是怎样的结果？若听从太后安排，立宁瑾颜为后，倒是真的可以安定朝政。

远处传来清脆的琴声，将皇上的思索打断，细听原来是有人在弹奏《高山流水》，那琴声似有似无，清淡如水。

皇上随琴音走到绿影轩，站在宫门外。

瑾颜站在并蒂莲花样的碧纱帘子前看见皇上一直在沁雪阁的宫门外，不由心中一笑，转身下楼，绕过沁雪阁的宫墙，来到皇上立身的地方，盈盈拜倒，垂首说：“臣女宁瑾颜参见皇上，皇上万岁。”

“多年不见，瑾妹妹愈发端庄了，赶快起来吧。”皇上抚掌笑道。

瑾颜慢慢直起腰，微笑道：“皇上，外面冷，不如进去坐坐，喝杯茶暖暖身子吧。”皇上见她身体在风中颤抖，依言点头欲随她前去。

瑾颜接过如意手中的碧玉烟波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碧玉烟波小茶壶，亲自在风炉上煊滚了水，泡了一壶茶，斟了捧与皇上。

皇上细细品来，只觉清醇无比，顿感心情舒畅，放下手上的茶杯，背手在殿内踱步，瑾颜也不言语，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的椅子上玩弄茶盏。两个人谁也不开口，就等对方发问。

“瑾颜啊，也不白吃你的茶，有什么话，说吧！”这么多年了，不论是小时候她指着自己的额头，还是现在沉默相对，总是自己先沉不住气，也不知这算不算是失败。

“先皇当时送龙凤玉佩时，并没说那是历届皇后的信物，臣女知道后惊惶失措，现已送回来了，还望皇上不要怪罪。”皇上静静地听完后，坐在太师椅上。“瑾颜妹妹，你不用拐弯抹角，朕也不敢怪罪你，你也不用什么臣女不臣女的，这么听着别扭。”

“瑾颜希望皇上在立春大选时，摆了瑾颜的牌子，让瑾颜落选。”瑾颜手指绞着裙上坠着的攒心梅花如意结，半晌才抬头，眼神满是坚定，静静等着皇上的回话。

“理由！朕为什么要答应你？”

“皇上以前说过，希望瑾颜和涵若可以幸福，现在皇上坐拥天下，六宫粉黛，再加上涵若姐姐，何必留瑾颜在宫中惹皇上生气？还望适耀哥哥成全。”

“好，朕成全你，不过你也得帮朕一个忙。”皇上忍住心中的怒意故作微笑，“朕要你去办好一件事，事成之后，朕绝不为难你。”

瑾颜好奇地抬起头听他说完下面的事情，脸色微变欲言又止，心中却无比惆怅，人道是“伴君如伴虎”，君王的脾气世间又能有几人可以猜透呢？心中已经说不出是悲是喜，只好接旨谢恩。

瑾颜望着皇宫内的天空，如滴了墨汁一般透出黑意，红色高耸的宫墙此刻在迷蒙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慑人气势。

站了许久，才等到知意进来说：“郡主，王爷跟太后请完安后，就接郡主回府。”

宿月宫内，琳若公主听完太监的汇报，脸上的温柔平和立刻消失无踪，涌现而出的怒火使她美艳动人的脸上平添了几份阴冷。

她想了许久，突然扭头问站在旁边的贴身宫女：“芷云，你说太后想促成奕宸与宁瑾颜的事有几分真？”

芷云闻言立刻回道：“回公主，奴婢觉得这事也有些真。太后打小就喜欢瑾颜郡主，对郡主都是百依百顺，而且这次郡主和皇上都不愿意，想必太后也不想跟皇上闹得不愉快。”

琳若公主挑起精心描绘过的细眉，将耳边晃动不已的流苏扯到眼前细细打量，眼中阴暗流转：“可是本宫就是不允许这样，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一丝寒光在眼底闪烁，只见她眉头紧锁，“芷云，想办法让皇上知道，太后已经决定封宁瑾颜为公主，等皇上大婚后，就正式下嫁阮奕宸为妻。”常喜领命正准备离去，“慢！不要让皇上知道这消息是从宿月宫传出去的，还有顺便提到本宫病了，不肯传太医医治。”

琳若公主美丽的脸上此刻充满了阴沉，她绝不允许任何人夺走她的一切，她绝不允许任何人左右她的命运，即使是太后和皇上也不行！

回到宁王府，瑾颜倚在贵妃椅上，闲来无事，拿起早间绣了一半的鸳鸯荷包继续描了起来。

“对月形单空相护，只羡鸳鸯不羡仙。”听到有人吟唱，瑾颜回神一看，宛如

镜正掩嘴轻笑，“瑾妹妹，又在想你的宸哥哥吧！看看这鸳鸯荷包还真是精致漂亮，想必是送人的吧！”

红色迅速在瑾颜脸上蔓延，她羞嗔道：“宛姐姐专选人想问题的时候破窗而入，越来越像个女侠了。”

“看看，害羞了吧。我是什么女侠，不过是邀月楼的一个老姑娘而已。”宛如镜晃身飘过，转头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郡主，安亲王日日在邀月楼宴请重要官员，不知在密谋什么。自从宫中传出太后和皇上有意立慕容涵若为后，左相和参军将领已经派人在学士府设下眼线了，荣亲王也开始秘密接触家中有在开春选秀名单内的部分下属。”

瑾颜听后点点头，片刻迟疑后道：“有劳宛姐姐注意这些人的动静，如有变化，还请立刻告诉我。”

宛如镜细细看她两眼，微笑说：“这个自然，如镜自当为郡主效劳。只不过如镜不明白，郡主何时对这些事如此上心了。”

瑾颜苦笑道：“这哪是上心，而是不得不为之，宛姐姐，你看今日的夕阳真美，不知道明年的今日会是如何呢。”宛如镜走到瑾颜左侧，极力克制自己脸上的寥落伤怀。

宛如镜叹了一口气，从袖中取出一张花笺道：“这是奕宸托我带给你的。他从师父那回来了，来过王府好多次，可惜你进宫了。”

瑾颜脸上终于绽开如花笑容，宛如镜什么也没说，只是纵身一跃，消失在空中。

她静静地倚在贵妃椅上，沉思：邀月楼一个地方的财力物力终是不足的，无法达到他的要求。看来还得想想其他法子。思索一会，双眉逐渐舒展，只觉得浑身上下一阵舒懒，不觉竟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梦中，她来到静心小湖，湖中荷叶荷花一片接一片，烟波碧草，美得好似人间仙境。她穿了水袖窄腰的月白色绵丝长裙，裙摆上用粉色丝线绣满了荷花。宽宽的水袖和衣裙上的丝带一并随风飘飞，飘逸如飞舞在空中的蝴蝶。

瑾颜穿过长长的湖心长廊，来到了湖心亭。

一身锦袍男子执箫唇间，一缕箫音悠然响起。她随着歌声，挥开水袖，翩然起舞。身子轻轻跃起，仿佛人在荷花间。忽然，从荷花池中飞起人影，手握一把寒光四起的剑，剑随人而起，砍向正在执箫的男子，正当她要惊叫，从左侧飘来的人影推开执箫男子。那剑在左侧飘出人影的脸上划过，随后一只手臂硬生生地落入水中。那人半张脸上全是血迹，血顺着下巴滴在地上，血色蔓延成河。

她伸开手大叫，她很想去扶那个满脸是血的人影，可是她越是走近，他的影子越来越淡，最终只剩下她一个人站在湖心亭中，面对满池的荷花，池水红如血水，

惊心的红映满了天。

她努力睁开眼，映入眼中的是门外满院的湘竹绕舍。心中涌起莫名的恐慌。

写意听见屋内有动静，立刻从外面走进来：“郡主，怎么了？”

瑾颜说了句没事，随即道：“问问路其轩，慕容府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写意笑道：“我看不必了，慕容二小姐刚刚过府！正与小王妃在正厅说话，让我请郡主过去。”

瑾颜一听，扶了写意的手向前厅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涵若这个时间过府所为何事？难道宫中开始行动了？思索间瑾颜已走到前厅。

瑾颜拉着涵若的手笑问道：“涵若姐姐，今个怎么想到过府来了，还特地让人叫我出来，平时来都是看看清若姐姐，我还以为姐姐是忘了我这个妹妹。”

涵若垂下眉目，低声问道：“前个我进宫，听说琳若公主病了，妹妹可是知道此事？”

瑾颜心中算算日子，正是自个出宫以后的事，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间病了，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她略微一想，神色不豫，抬头对涵若笑道：“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想必是因为近日天气凉，她小时又落下病根，开春就好了，大可不必担心。”说罢又笑道，“我看啊，姐姐关心琳若公主的病是假，心痛皇上难安才是真！”

涵若低下头，面上已是红若落霞，静静地用手指绞着裙上的玉坠，低低地说：“我正是为此事而来，开春就要选后了，听说你我的名字都在那名单之上。我寻思，就算选不上后，怎么着也可以进宫做个妃子，到时咱俩做个伴也比一人无依无靠好。”

“进宫？”瑾颜轻笑道：“涵若姐姐，我可从来没想过要进宫。”

“行了，光是太后那关也不好过，能入宫也是福气，多少人巴不得的事。听说如心儿已经去宿月宫陪伴琳若公主，想必也是为这事开始下工夫了。”涵若提起如心儿，嘴角的笑意渐渐退去，皱了皱眉。

“涵若姐姐，想必还为那件事生气吧！这如心儿虽是可恶，可也不必记挂这么多年，不管怎么说她也算是你皇上哥哥的嫡亲表妹。”瑾颜无所谓地拨弄手指，随口道。如心儿是如远山之女，当年先皇在时，将如贵妃之子交由皇后抚养，造成如贵妃膝下无子相伴，先皇特许如贵妃召如心儿入宫常伴贵妃左右。

当时的如心儿，因如贵妃受尽先皇的荣宠，又有左相在朝中为官。权势显赫于天下，他人莫能匹敌。连当时的皇后也要礼让三分，就造成了如心儿嚣张任性的性格。

那年中秋，先皇召集了一些世家子弟在宫中考诗文。涵若的一首吟月诗深得先

皇的喜爱，当场称赞她是“本朝第一才女”，并说，后辈中如此人才，以后赏给适儿做妃子，一定可以成为贤内助。随后还给了很多赏赐，才带着群妃和太子散去。

涵若与瑾颜结伴而行，身后有人笑道：“刚才慕容小姐文思出众，真让心儿佩服。”两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如心儿，只见她款步上前，语含不屑，“慕容小姐得了这么多赏赐，还受到皇上的赞赏，心中一定乐开了花吧？”

涵若笑了笑，道：“心儿妹妹说笑了，这是皇恩浩荡。如果心儿妹妹喜欢，那就拿去吧！”说完亲自选了一件如意紫金墨捧到如心儿面前。

如心儿站在那冷笑，挥手打落涵若手中的如意紫金墨，墨汁飞溅到涵若的脸上，顿时，涵若清丽的脸上满是黑色，众人一看都哄然大笑。

涵若窘在那里，冷冷地道：“真是有点怀疑贵妃娘娘从小亲自教导如姐姐的传闻是讹传呢。”

如心儿怒色大现，伸掌向涵若脸上掴去。幸好瑾颜快速拉过涵若，闪开了她高高举起的手，谁料她另一手高举直挥过来，涵若硬生生受了她这掌掴之辱。

涵若脸上顿时肿胀一片，尴尬得眼泪在眼眸内打转，举手挥向如心儿，只见她晃动几下，双脚站立不稳，扑倒在地。

跟随的太监宫女们急忙拉起如心儿，她站起来，对身后的宫女吩咐道：“慕容涵若敢对贵妃娘娘出言不逊，给她长长记性，让她知道什么是尊贵有别……”

如心儿的贴身大宫女应了一声，随后几个身强力壮的太监将涵若按倒在地，瑾颜闻言一惊，大声道：“如心儿，不得无礼，给我住手！”

如心儿傲然道：“这个事情瑾颜郡主还是不要管的好，难道本宫教训一下对贵妃娘娘出言不逊的下人，还要经瑾颜郡主同意不成？”说完命令太监，“给本宫狠狠地打，打得她不再犯为止。”瑾颜见势准备偷偷出宫，如心儿又立刻叫道，“给我拦住她！”

瑾颜望着倒在地上的涵若，冷冷笑道：“如郡主你好像还没有资格叫人拦住我，我现在要去给皇后娘娘请安，你敢拦我，就是对皇后不敬，难道如郡主也是受了如贵妃的命令不成？”说完大步向门外走去。

出了宫门，正要到坤宁宫门口时，看见太子和阮奕宸正向这个方向走来，太子看到瑾颜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打趣道：“如此慌乱，这是去给母后请安吗？可别吓坏了母后。”

瑾颜跑过去拉住龙适耀的袖子，气喘吁吁道：“适耀哥哥快去看看涵若姐姐，如心儿正让太监打她，说她对如贵妃以下犯上。”还没讲完，就扯着龙适耀的手向静心宫跑去。

等她们赶到时，静心宫一片静默，如心儿带着她那一群太监宫女们离开了，只有涵若一个人满身伤痕，晕倒在地。

这件事最后因为如贵妃的缘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因如心儿在先皇面前哭泣数次道，皇上伯伯，瑾颜她欺负我，我跟如心儿到底谁为尊啊！先皇听后只笑道，自然是人为尊啊！

从那以后，涵若提到如心儿就气得满脸怒容，如心儿更是对涵若恨在骨子里。

“好了好了，涵若姐姐不要生气了，明个我有些事情。后天妹妹一定陪你进宫，会会这个如心儿，给姐姐再出出气可好。”瑾颜看到涵若雍容沉静的美蓉面上陡地透出森冷，便知她又是想到那件事。

涵若微微点头：“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后天我一大早从府中来找你一起进宫给太后请安，你可不许到时又推脱。”

瑾颜听后双目圆睁，假装生气道：“什么叫从府中来找我，涵若姐姐好久不来，一定要住上两天才可以走。”

这时清若抱了烟儿，一边往厅中走一边说：“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聊个不停，瑾儿还说留涵儿住两天，也不先替她安排个住处。”

“清若姐姐说的是，是我见姐姐太高兴了，这事都给忘了，姐姐就像小时候一样跟我一起住寄悠馆，我们晚上一起下棋聊天可好？”

仿若回到六年前，他们少年顽劣，偷偷出宫，扁舟入湖，龙适耀难得地嘴角一翘：“不如我们相约十年后再游此地，如何？”慕容涵若作少年老成状，说道：“十年，我们都在何方？”那时的瑾颜一边吃手里的糖，睁着眼睛奶声奶气地道，“十年后，奕宸哥哥带我去云游列国好不好？”

奕宸轻轻帮她擦去嘴角的糖汁，说：“好，瑾儿想去哪，哥哥就带你去哪好不好！”龙适耀怒道，“为什么是你们俩去云游列国，不行，要去大家一起去。”

“因为你要跟皇帝伯伯一样天天在皇宫听那些老头们说话，这样是不可以出去玩的。”瑾颜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行，你必须留下来陪我，不然就将你关起来。”龙适耀从涵若身边跑过来，拉住瑾颜命令道。

瑾颜指着他叫道：“龙适耀，你这个笨蛋，你敢关我住禁宫，我就敢天天让你不得安宁。”

涵若对这两人的争吵早已成了习惯，并不去理会，注视着四周的湖光山色。这

儿碧波环环，种满柳树于其中，此时正是柳叶翩飞的季节，片片柳枝轻轻拂过面颊，她伸手折了一只柳条，手一挥，那弯柳枝就躺在水面上，泛起点点涟漪。

奕宸走过来背起瑾颜道：“瑾儿乖，哥哥带你去那边凉亭玩，他敢关你在禁宫，我就背你飞出来好不好。”说完身体一跃，脚尖轻轻地点了点湖中的荷叶，带着她飞向了湖心亭。

阮奕宸回想六年前第一次来到静心小湖的情景，他的瑾颜，已经在这儿跟他订下十年后的约定。幽深冷落的小院，阶前乏人打扫，苔痕上阶绿。

远处的湖心亭坐着一个明眸若水。五官细致精巧的女子。那首《相思》在指弦下悠然而出，曲音轻若浮云，缥缈如烟，辗转悠长，起伏跌宕。

曲终之时，弹琴的女子抬头，看见走在湖中回廊的他，像只蝴蝶一样快速起身向他飞奔过来，头上的金步摇，细细的流苏随衣裙上的丝带随风飘舞。站在他的面前，悠然一笑，也不言语只是静静地望着他，仿佛怕惊动了飞絮。

奕宸哥哥依旧没变，同样的朗眉星目，眼神明净得不含一丝杂质。

“奕宸哥哥，什么时间回来的？”瑾颜抬头注视着奕宸，笑容如花地问道。

“前天回来，家都没进，就去王府找你，世邀说你进宫陪太后了，跑到宫中，皇上又说你已回宁王府。”奕宸边说边从袖中取出一支水晶步摇，细细的流苏下面挂了三个花形小坠，在阳光照射下光彩夺目，“这上面咱俩的名字是由我雕上去的，瑾儿看还喜欢吗？”

“喜欢，只要是奕宸哥哥送的，总是好的。”她温柔地笑着，眼中满是柔情。奕宸轻轻拢了拢她落在两边的发丝，将水晶步摇插在她的长发上。

她看了看远处，指着对岸道：“奕宸哥哥，带我飞到那边，我想去如意楼吃杏仁炒百合炒。”

奕宸轻轻拧了拧她的脸，“瑾儿，又没有好好练我教的轻功。”

她扬起精致的小脸，拉着他的手摇了一摇道：“只要有奕宸哥哥带我飞，我就不用学那个。反正你说过，只要我想去哪，你就带我飞到哪。”

奕宸轻轻抱起她，纵身一跃，瞬间已到湖对岸，然后牵着她往如意楼方向走去，坐在如意楼的临窗雅座中，一边临街眺望一边吃茶闲聊。瑾颜吐吐粉红的小舌头，向奕宸做了个鬼脸：“奕宸哥哥自从随镇远将军去边关打完仗后，就一直没回京，这次打算住多久再去山上陪你师父？”

奕宸给她夹了点杏仁百合炒在碗中，顿了一下复道：“皇上封我为禁军统领让我留在宫中，以后就不去边关了。”

瑾颜点头，抬头看见奕宸仿佛有些思虑，便放下手中的筷子，温婉道：“奕宸

哥哥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奕宸突然细声道：“瑾儿，我现在也算有个官职，若我去跟太后请旨赐婚，你可愿意嫁给我？”

瑾颜一愣，半晌没有言语，只从胸前取下一块打小就随身戴的玉牌，看了一眼交到奕宸手中，柔声说：“这是外婆给我母亲的，我打小就戴在身上。娘说，玉牌要交给心爱的男子。”

奕宸听后满面皆是春色笑影，双目直视她，恳切地道：“奕宸保证，一生一世只对瑾儿一个人好，从此就如并蒂莲花共生共发。”

第二章 风起云涌深宫事

瑾颜刚刚进屋子，就看见涵若用紫毫笔在鱼型莲荷绿端硯上蘸了点墨，挽起淡紫色底金色暗花的袖子执笔在宣纸上写字。笔势很稳，一笔一画毫不拖泥带水。她笑嘻嘻地举起宣纸，一边躲避一边叫着：“涵若姐姐一定是想你皇上哥哥了。”涵若脸颊一阵绯红，“死丫头，不许胡说！”瑾颜对涵若做了个鬼脸，“本来就是，看看你脸红成什么样子。”

“哪有！刚太后派人来传话让我们明早一起进宫，你跑出去疯了一天，一回来就跑来捉弄我。”涵若摸了摸通红的脸，伸着一根纤指轻点瑾颜的额头道。

瑾颜道：“本来明天就是打算进宫请安的，太后就来叫了，还真是跟姐姐心灵相通，可知所为何事？”

涵若伸手抢过瑾颜手上的宣纸，藏在身后道：“说是快要年关了，传一些世家小姐们，一起进宫赏花，陪太后说说话。不过来报的小太监偷偷说，太后宴请的全是开春选秀名单中的女子，还说皇上到时也在场，估计是选秀前的一次考验，所以才叫你提前准备啊！”

瑾颜嘻嘻笑道：“有什么好准备的，反正我也无心应选，明个我自去给姐姐当陪衬，衬得姐姐美若天仙才是正事。再说，大冷的天，哪有什么花可赏，我看是让皇上哥哥赏花才对！”

华灯初上，盏盏状若新荷绽放。夜，漫长而迷惑。

梦中她看到涵若，满脸哀伤地在金艳色的火焰中狂奔。一阵凄厉钻心的痛楚，由胸口迅速蔓延到全身！伸手摸了摸一直睡在身边的涵若，空的，不由惊惶失措地坐起来叫道：“涵若姐姐！”

放眼望去，已是清晨。

铜镜前的涵若闻声转过头来，“怎么了？”瑾颜定定神，看着涵若新描好的黛眉飞入云鬓。粲然一笑，“没事，只是忽然醒来，没发现姐姐。”然后沉思，这些天总梦见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瑾颜看着镜中的涵若，对镜浅笑，完全沉浸在欢喜之中，杏眼盼顾，波光流转。不由也感染了她的喜悦。

“姐姐，我帮你绾个双云飞花碧髻吧！这可是时下京城最流行的，这发髻很适合你……”说完徒手绾起涵若的发丝，很熟稔的样子，一束束穿梭缭绕……

镶钻海棠绢花，钗头凤，额上的镶金花钿，微斜的双云飞花碧髻。镜中的人影嫣然一笑，更是衬得她似一朵洁白而绚丽的秋水海棠。

“美人隔云端，含思歌春风。涵若姐姐，今天的太后宴上定能傲视群芳！”这句话惹得涵若满脸通红，瑾颜只在旁边吃吃地笑。

到绿影轩的时候，瑾颜看了看左边的涵若，此时的她温柔恬静，气质优雅高贵。仿佛刚刚还跟自己在路上嬉笑，数落如心儿种种恶习的女子，只是记忆中的事情。想着不由嘴角上扬，露出一丝微笑。

正向绿影轩走来的洛嫔和容贵人，看见涵若和瑾颜肩并肩走进绿影轩宫门。洛嫔低头思索着，这两人都是太后和皇上心尖上的人儿，指不定开春就成为六宫之主，自己可不能怠慢。

“唉哟，郡主可终于到了，太后一大早就开始念，都差人来看了好多次了，这不又叫来看看倒是来了没来！”瑾颜闻声转头望去，看见洛嫔扶着肚子和容贵人，在她们身后由宫女们牵引下向这边走来。

本朝自古以来的规矩，在皇上还没有大婚前，先从五品以下官员家中广选一些德才兼顾的官家小姐来充实空虚的后宫，以示皇室恩泽。只是所选秀女，出身都不高，所封之位，自然也不会高到哪去。上次所选秀女位分最高的不过是眼前的洛嫔，还是因为身怀有孕所得。

这洛嫔是济昭知府乔剑宜之女，名唤乔玉洛。人如其名，雪白的肤质，娇艳欲滴的双唇，一双会电人的丹凤眼，满是精明能干，全身的珠花宝气光彩夺目，刺得人眼睛生疼。看来她能受皇上宠爱，得到太后的信任，在短短两年之内从才人到嫔位也不是浪得虚名。

“瑾颜、涵若见过洛嫔娘娘和容贵人。”两人福了福身体，齐齐请安。

洛嫔微笑着双手各拉起一人的手：“快快请起，两位妹妹这么多礼，玉洛真是不敢当。”

这时，守在宫门外的太监朗声道：“洛嫔娘娘到，容贵人到。”

院内的郡主小姐们急忙肃整衣着，收敛言语，给洛嫔和容贵人请安万福。如心儿在起身时，无意间用宽宽的水袖带倒了桌上的茶水，杯倒茶溅，一杯好好的茶水转眼倾倒在地上化做一地水迹。

这件事在平时并不算什么，所以大家并没有注意，就是注意到也没有人放在心上。只是冬日的清晨地面本就容易滑倒，更何况绿影轩的地面还是大理石，各位小姐们的软底绣花鞋站在上面本就有些困难。

洛嫔和容贵人走上院内左上角叫起大家，道：“各位姐妹们不要多礼，都起来吧！”

洛嫔发现瑾颜和涵若还站在宫门内，急忙指着身边的空位道：“两位妹妹也过来坐吧！”

她俩应了一声，慢慢向对面走去。坐在如心儿下面的赵冰怡似有什么话想说，偷偷瞧了如心儿一眼，反观如心儿脸上一直充满笑意，望向涵若的眼里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契机。

这时一名宫女从屋内迎面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如心儿回头对赵冰怡点了点头，只见赵冰怡从桌上拿了一颗小小的黄豆仁，随手投向地面，那黄豆仁偏偏落在刚才如心儿打倒的茶迹之上。

那端茶的宫女一脚踏在水迹上，微微一晃之后就稳住了。如心儿低头玩着手中的梅花碧玉指环，然后抬头随口吟了一句：“一枝疏影素，独抗严霜冷。”众人一听，目光都投向这边，期待她吟出下句。

涵若听到如心儿吟诗，心中暗自嘲笑，这如心儿才情一向不佳，刚念了两句就没了下文。想到这儿，不觉放慢脚步，眼睛向如心儿那边扫过，嘴角带着讽刺的笑意。

就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那端茶水的宫女只顾看如心儿，没有小心脚下。等她又一次抬脚时，刚巧踩在那颗黄豆上，慌乱中一时没站稳摔了下来。

刚刚还盼望听诗的众位郡主小姐们看到这样的情景都愣了，只见那茶杯从宫女手中脱离，直直地向涵若的方向飞去，杯中滚烫的茶水飞溅而出。

一时间众人全都吓坏了，只有如心儿和赵冰怡蓦然从惬意的笑容中抽出神来，眼中似还透着幸灾乐祸的期待。

这种期待很快就落空了，站在涵若身后不远处的淡紫身影，跃身落在她身旁，伸手把她带到了一边，恰好躲过了滚烫的茶水。

如心儿眼中的怒色稍纵即逝，几乎没有人能捕捉到，若无其事地跟瑾颜对视一眼，伸手拍了拍旁边受了惊吓的赵冰怡，以示安慰。

刚才这么一折腾，涵若吓得花容失色，看着刚才从茶杯中飞出的大片水渍，到

现在还腾腾冒着热气，心有余悸。刚才若是瑾颜再慢那么一点，自己就算是不被毁掉容貌，也需得养上好几个月的伤了。

“涵若姐姐，你没事吧？”一边的瑾颜问道。

“涵若妹妹，你没事吧？还站那发什么呆，还不快去传御医。”洛嫔冲站在身边的宫女叫道。

“回洛嫔娘娘，涵若没事，谢娘娘关心。”涵若握住瑾颜的手，话音未落。刚摔倒在地的宫女，在地上看到如此情景吓得冷汗直流，未等人开口，先自行伏地请罪一个劲地求饶，“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一点规矩都没有，端个茶都办不好，还差点伤着慕容小姐，要你这样的奴才有何用。来人啊！拖下去重打二十大板。”

那宫女一听跪倒在地不敢再起，朝涵若不断磕头求饶：“慕容小姐饶命啊！奴婢再也不敢了。”瑾颜看着她那可怜的模样，眼中写满恐惧，看样貌也不过十五六岁，想来在宫中也一定受尽欺负。于是走到涵若面前，拉了拉她的手。

涵若待到瑾颜提醒，方从刚才的情景中回过神，伸手扶起地上的小宫女：“洛嫔娘娘，今日是太后宴请众姐妹的大好日子，不如还是交给涵若来代洛嫔娘娘教训这丫头吧！”说完福了福。

“这，如果皇上怪罪下来可如何是好。”容贵人站在那难以抉择地说道。

洛嫔听完涵若言语，本来打算就此小事化了。可听容贵人如此一说，更加为难，一时站在那不知所措。

这时如心儿双唇抿成一条优美的弧形，走过来对洛嫔和容贵人温婉一笑道：“是啊！洛嫔娘娘，容贵人，慕容小姐都不在意了，不如娘娘就把这个丫头给涵若妹妹代为管教吧！省得娘娘为了一个没规矩的奴才受气。”

洛嫔听她说完，松了一口气，含笑看着如心儿，开口赞道：“难怪仁贤太妃时常跟我们赞如郡主心地善良，今日一见果然贤淑，如此体贴下人，容妹妹你说是不是？”

容贵人在一边急忙点了点头，羞愧地笑了笑。

“好了好了，你们都这么说，如果本宫还是不允许，倒显得小气，这个丫头就交给涵若妹妹，要打要骂随妹妹高兴。”洛嫔见她们都不在意了，正好就此收场，旋即大方地说道。

那宫女站在那，听到如心儿和洛嫔如此说，似乎有些不相信，不过她倒也机灵，马上跪倒在地：“奴婢谢洛嫔娘娘，谢如郡主，谢慕容小姐。”

涵若扶着她，看她满身灰尘和茶迹，额头和手上满是伤痕，抬头对雪萌道：“带